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二目錄

赤牘一



上閣師蛟門沈公三通

與西省馬月川錄

答李本寧太史三通

答黔臺郭青螺老師三通

答區海目太史二通

答計部龍抑所同寮

與張真人

答計部高振吾同僚

與太倉李本建廣文

與韓海宇明府親家二通

與韓海羅刺史

與鹽城劉魯南明府

與政和令車中吾內兄二通

與李本石孝廉

與督學陳章閣公祖

與里中庠友

與謝曰可進士

與沈廣乘明府二通

與劉涵清孝廉

與新令黃貞父

與王緱山太史

答朱平涵太史

奉余幼峰老師

上夫司農南渚趙堂公羽五通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二

羅浮張萱子孟奇甫著

石渠寶笈續編

赤牘一

上閣師蛟門沈公

昨入署蒙師臺以巡撫山東尹應元揭帖見示內開具臨清州抽稅監丞馬堂招募棍徒橫肆搜括以致貧民倡變放火殺人衆怒不可嚮邇擾攘之民今雖解散猶汹汹揚言某日搶士夫某日搶舖行隣境高堂莘縣陽穀堂邑等處閉門城守用備

非常不敢盡載疏中恐 皇上以爲要挾反怒而
不信若不及今取回馬堂以安反側則將來事勢
有不忍言者嗟哉應元亦可謂披髮而救焚矣伏
念萱初拜官之日曾具乞停礦稅一疏欲卽 上
聞師臺謂內閣中書舍人無上疏往例且朝拜官
而夕奏疏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萱遂中止第逆知
必有今日不幸萱之億而中也一見於上新河再
見於瓜儀何期臨清之密邇京師一發輒烈若斯
之亟乎萱固不敢遙度彼中曲直獨以臨清地方
實與他處不同古稱三齊之民惟臨淄最稱驍悍
且四方輻輳奸宄易乘此變未起之先其民懼罪
之心已不能勝思亂之心而奮不顧生此變旣起
之後其民思亂之心益又不能勝懼罪之心而何
暇畏死夫民一不畏死則蹈湯火甘斧鑕何所不
至萱恐此地一搖則三齊震動翼上京邑欲安枕
而卧不可得也萱私憂過計惟願師臺速爲疏聞
乞 皇上速下德音盡罷稅務以從民欲此上策
也不然取回馬堂暫以稅務併歸陳增兼管卽法

不可弛姑就一二倡亂者稍示薄罰以弭觀望此
中策也若天聽愈高而謂民不足畏變不足虞處
分稍錯潰裂必多非惟無策抑且無幸語曰馬方
馘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鎮之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伏願師臺爲 聖天子計長久銷釁隙扶顛持危
不至如昔人憲七泄七之譏國家幸甚百僚幸甚

又

倭寇蕩平殊勲寫奕不惟玄菟樂浪之間藩籬永
固卽今神威大鬯吉問遐宣解甲釋戈論功行賞
薄海內外莫不舉首加額欣七然謂 皇上睿筭
神謨日中制鹵罷和主戰一怒赫然而師臺實秉
成焉是以鹵魄速奪天誅竟迄九廟於焉靈歆四
變由茲驚服甚盛際矣然是役也關彘雖點不過
一人耳群醜雖繁不過當我一郡縣耳螿僅中
於一隅師遂勤於七省數百萬之裹糧六七年之
奔命豈惟大小臣工痛心蒿日卽以 皇上之勝
然東顧盱食宵衣者亦已不敢康矣故撫茲今日
之休美揆諸曩時之勤勞是 國家全盛而成功

猶若斯之難也况以勝爲負以負爲勝目不及瞬
踵不及旋今雖 聖武維揚勝出萬全而以管黑
猶不能不爲師臺慄上危懼者何也勝固不可倖
微事尤不可常勝也故萱竊有進焉惟時惟幾惟
康唐虞聖賢動相告誡而周之明王亦曰制治未
亂保邦未危故蟻穴潰堤隙突焚棟萱請自今以
往臨事須見幾作事貴謀始勿謂無害其禍將大
勿謂無傷其禍將長倘快意惟取目前遠慮或疎
事後則社席之間遼海再波蔀屋之下關與接踵

憂勞不得不萃於師臺財力不得不耗於中外成
敗勝負之數又不得不懸之於不可知之天雖能
善其後不已晚乎雖萬無一失能無費乎故萱謂
國家明盛固自今日始而憂危亦宜自今日始伏
願師臺味唐虞之勅幾繹周官之遺訓鑒東事之
已然慮勝負之難測無使蟻穴突隙復見今日此
當局常迷傍觀常審師臺所宜早見而預圖者也
惟師臺留意

又

萱荒澁豎儒明時弃物祿求逮養仕本爲貧敢曰
奮起功名覬覦華膺伏蒙師臺拔擢濫置華省揆
之初願誠不及此正宜展布四體報稱萬分豈皇
家恤以瘵官守柰我生不辰荼茹靡一區匕烏烏
之私大非常理可築測者敢瀝血誠惟師臺垂聽
萱兄弟三人長萱次萃同舉壬午鄉試己丑計偕
父輒見背幸有弟芹不至廢禮然恨抱終天至今
疾首罪惡盈貫門祚衰薄大事甫襄第芹繼隕母
益摧裂痰疾遂嬰展轉牀第積有歲年今且七十
餘四矣徼福 皇天毋幸憇遺而犬馬可知魚菽
尚缺頃者勉承母命偕弟續計志在乞一近地苟
竊升斗以便迎母所願畢矣故牽衣而別掩泣而
語幸見兒去願見兒歸無令汝母復如汝父人非
木石言猶在耳念之刺心誦之酸鼻生分有限輒
復落魄弟萃乙榜教諭慶元公期迫促不獲歸省
萱幸通籍遂阻奉輿夫兩載未歸已蹈遠遊之誦
一耗不至復乖陟屺之望卽定省有人毋尚強健
依匕膝下猶難少釋况望八之毋日尚幾何牀第

庭然風燭倏爾沉綿之疾以憶子而轉劇衰頽之
齒必多憂而逾促萬一昊天不吊則闔室無依瀕
危靡仗手足之啓旣關於父誠信之誠復失於母
古人有言父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其情故養
生已矣送死謂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通籍以來
內顧轉切迎養未能干祿何益此萱所以日夜圖
歸撫膺籲天淚盡而繼之以血也第乞差使道旣
格於例受事未幾難以假請若不懇恩俯賜引疾
則啣指之毋逮養無期循咳之兒將母何日嗟哉
誰無母子而萱之母子則兩地含悲誰無祿仕而
萱之祿仕則向隅有泣想在師臺亦爲矜憫故不
避斧鉞妄肆披瀝情隘詞蹙不知所裁惟師臺憐
察

與西省馬月川僚長

諱繼文

往辱鼎言爲萱請假於中堂沈老師以便調攝今
汪籍且半月矣廢職糜祿何詞與有柰藥餌雖施
膏盲已錮病勢日劇歸心轉切獨以沈老師培植
方殷慰留數四人非木石何忍舍去且功名之會

千載一時通籍幾何正思自效豈能卽甘廢弃故
延醫問藥尚圖就列 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詎意
衰慈病浸輒道二力兼程萬里亟促萱歸六月初
七日抵寓矣乃知衰慈初得卹報謂叨京宦或可
乞歸迎養至閏四月末聞萱乞歸未允輒恐歸期
未定膝下無人風燭難憑蠅蚋可慮讀未及終一
哭慟絕卽令一老蒼頭治生曠具辦棺衾隨令二
力戴星而比無論開緘一字一淚卽二力啣匕諸
嚙指狀未嘗不伏地流涕悲動左右也此人奴耳
有心若此況出腹子而能晏然不顧返乎故展轉
思惟歸則師之恩孤而頂踵之捐末由不歸則母
之恩亦孤而誠信之訓必闕門下設身處此策將
安出故數日以來進退維谷淚盡繼血病日益增
同宦親友凡聞此痛謂歸爲是若出一口居此一
日蓋母病子遊義所不載且犬馬尚壯正所謂事
陛下之日長也閣務雖殷孫嚴二君業足倚辦
以萱承乏似於靡盬亦稍有間卽以官守不宜久
曠敢請嚴爲限期倘得生還母能就養則辛丑之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七
役尚欲借一豈敢浩然長往以負恩知蓋母病起於憶子亡病劇於憶母嗟母及子相倚爲命母苟不存子於何有身苟不存報於何有故能延子母之命莫如乞歸能仰沐師臺之恩亦莫如賜歸是以力疾鳴哀不厭煩瀆乞爲轉達徼天之靈得遂歸計庶憶母者免作異鄉之鬼憶子者亦非無依之魂此之爲恩卽天高地厚何足以喻捉筆揮涕不知所云

答李本寧太史 諱維嶺

九年弗照一介未遑乃辱翰貺且捐計日之俸此豈紙筆所能明謝宣室之席弗前玄都之花日劇卽千秋之業不在金華殿中然芝弗曜庭荷乃作枉竊爲 聖明耻之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一作冗曹便同轅下明公得無鮎魚上竹竿之誚乎去夏于役金陵仲春單騎還署彭城信宿乃知本建兄手板唯謹亦一奇也及抵長安復得本石兄公車卒業又請一青瑣海內兄弟能不短氣

又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一歲未半兩奉台翰明公注念何篤摯也狻髦之錫殊感解衣山西通志幸獲披閱尤出望外第桂漏疑誤不可枚舉明公儼然操觚便當與龍門蘭臺鼎立古今未審何日乃懸國門彙雅後編卷帙三倍於前尚未卒業陸佃埤雅羅願爾雅翼一物一論與前編五雅體裁不合故不得不別爲後編且陸羅兩公止釋毛詩似於格物未甚該浹故葺不自揣每物別爲一論以系陸羅之後尚須半載方敢呈政

又

前拜兩貺未及一介申謝復分俸遠及且輟喜花以貺冷局注存至此感激無量關侯廟新志中多鴻製而以侯之謚辨拙作系之是以廢蒯綴山龍能無形穢乎署中乏人今樞關許墅矣九月末旬當出都門餘情縷上尚容嗣布

答黔臺郭青螺老師

不肖萱于役金陵以初秋就子舍矣馳檐之二日歐陽廣文卽以台翰至伏念師臺及門桃李幾滿

四海乃從萬里外倦匕一冗曹不休得無昌歎之嗜耶復辱遠賜彙雅鴻序索於陳君鳴陽而此君父爲異物又索於馮侍御浮西公子復成烏有豈台役亦浮沉乎往發長安此刻方竣舟中詳閱始覺訛舛乃於金陵改刻十三敢再呈上若字觸就稿亦僅十五承示沈侍御燕雲當爲代鐫不能遽如命也萱所譌古今疑耀二十卷內有七卷欲先出以就正海內或可災木第此書多漢宋諸大儒訟端未獲面質師臺吾斯之未能信耳王荆公字說未覩其書獨於秘閣中得其三禮解亦字說也此公六書曠匕乃強作解事人許氏說文頗近古而於字義亦痴前說夢蓋六書不明自李斯始於諸人何尤近友人李本寧兄弟亦誤字書曾以首冊見質而挂漏尚多豈本寧讀秘書而於六書未暇卒業耶不肖萱以老公車作冗曹豈敢他有覬覦衰慈且八卜有一不宜復作小草獨以僻在嶺海家鮮藏書借此雞肋以便鈔購假我數年必不至仰負師臺鞭策亦足了一生耳引領天末惋結如

何

又

秘省藏書十已亡七來諭尸子桓譚徐整諸書皆不復存其書目萱已編成獨抄寫無人俟登舟後令小价繕錄一冊俟過螺川躬謁老師祖堂下崑致賢即齋頭不敢爽也若彙雅佳序乞於便中寄之蕭諫議九生署中或寄賢郎以便拜領

又

六書之晦自秦相斯始萱嘗謂腰斬咸陽不在焚書而在變籀故四目作書而鬼哭其哭斯與夫有斯必有邈然有邈且無斯尚有籀乎故漢以後疑於文而音則絕宋以後疑於音而文則絕亦以古之弗稽而今之是從也明興右文矣乃弗考文又何問音魏恭簡者聞人也六書精蘊豈欲自四其目乎生今不宜反古六書則不宜從今近聞楊少宰周易古文又一恭簡是何我朝四目之衆也第聞少宰數世藏書於六書之籍獨富萱嘗自謂萱之字鱗一出欲令古今字書皆廢然非十年不

敢示人自愧才謝中郎既不能仰徼仲宣之賜又以卑遜末由一問少宰之奇師臺於少宰鄉人且臭味也便郵中得賜先容俾承清暇共相訂正成一家言亦右文之朝大快事也倘謂少宰柄事非冷曹所宜曳裾則童子非因人熱者可否唯命

答區海目太史 諱大相

昨得足下手教計已飽飲庶子泉第未審夕陽在山人影散亂醉翁歸而賓客從時亦復憶萬斛緇塵中有撲漈張生否滁陽千古乃有兩太史第六一先生區從欠不知所欠何事海目先生不欠矣而一品尚為半口所困又何耶長公已南魯相晤否侍御年兄近有耗否從里中來者謂門下滁陽之行皆由伯道故脩郤者從而助虐豈其然乎貧季真將有鑑湖之賜而三穴百足猶不能獻范蠡五湖圖一嘆一嘆

又

長公出都門弟妾意即可得差南還握手在邇故不及數行相聞柰為散堂翁謬相推擇令入本科

筆札填委遂令兩腕欲脫百計求歸終不一聽今
缺本科乃寮輩求不可得者本科卽古之奏曹也
明興六部皆闕成弘間惟計部始立奏曹故事必
名進士乃得就列推擇銓曹督學及鄉會主試皆
於是出第資格已定此等皆有澆之地皆非所覩
空以筆札自苦淹滯歲月不亦左乎第旣入其筮
不得不俯首以聽想於冬初或可浩然也

答計部龍抑所同僚 謫膺

衡宇相望不能以時過從尚圖掃徑一候鳴騶北
雅之梓乃兒女態亦有當於長者乎再以二部附
上幸爲掩醜如何昨署中承教加意樂律之學敢
不加額萱嘗慨明興右文乃獨左文縉紳先生嗜
古乃獨闢古它且勿論卽樂律一端有能究心者
乎今大常所習五音十二律無一合者其器胡器
也音胡音也韓苑洛楊椒山崔子鍾諸君子以知
樂聞然彼此矛盾前後衡決是以今證今且百相
背矣於古合乎夫古之弗合今於何證萱不揣愚
陋欲爲樂律之書以請於當事者亟爲 廟堂講

西園集卷之三十一
十三
究故先求古人殘闕次第而是正之柰同調旣難
知音更尠今幸老寅丈儼然宗盟此古樂復興之
盛際也萱雖不敏敢不竭蹶以從徑嘗與友人論
周禮大司樂自謂一得之愚敢似記室幸老寅丈
進而教之

與張真人 諱應祥

去夏于役金陵春末始獲報命牛馬樸邀良晤闕
然昨薰沐晉謁乃值公出懸切如何不佞故有劉
孝標之癖獨於道藏未獲盡窺詢之長安惟朝天
宮所藏完好則名公爲政也因與散社友徐司馬
鳴卿訂盟欲于左右一借緡閱擇其精者編輯成
書以補張君房雲笈七籤之所未收者第卷泰浩
汗豈能輦之私邸業已假一僧舍附於貴署一月
之間樸被數日七借數百餘函度於僧舍緡閱一
畢卽緘還王者再請其餘計至明春便可償茲夙
願此固冗曹一快亦明公不朽之盛事也初熱如
焚不敢褫襪不腆敢窺左轂以介鄙衷進退唯命

答計部高振吾同寮 諱拆枝

國家文獻不足非惟歷世久者靡得而綜核之卽以今視昨若異世也以甲按乙又若異域也何惟民訛日扇國是日湮乎弟幸通籍秘省以筆札給事人主故副在冊府者皆獲與聞其詳間嘗欲撰述平寧夏復朝鮮誅揚酋爲三大事記以備當世得失之林然而決勝於千里易決勝於寸管難情形若泡影功罪若鬼蜮議者與任者曹相覆也亦曹相射也載筆者何以應之至於播事則兵三省矣以蜀紀蜀猶之以楚紀楚以黔紀黔不特蜀與楚競卽蜀亦且與蜀競是泡中有泡影中有影鬼域中又有鬼域矣撫黔者萱之師也嘗以黔乘見貽而討逆一志獨書其目弗載其文豈亦有所覆及有所射故不出以示人耶萱亦嘗以書詢之置而弗答無何復得邢司馬所著平播全書纔展卷便仰屋竊嘆故三大事記惟播記不敢屬艸茲辱台賜二刻不必卒業而知爲實錄是天之所以賜不肖弟也老寅丈以郡理提孤軍攝大將首克嚴關而禡酉魄肘後黃金宜大如斗而僅博一

度支郎此日錄安得不爲實錄乎屬有牛馬之走
不皇踵謝尚徒掃徑仰邀玄塵爲竟日之談以開
擴耳目探討顛末殫茲夙志卽不能如腐史之叙
垓下楚漢令萬世慨慕高先生揮戈躍馬時鼻端
出火狀第獲藏之掌故以爲異日畫麟張本亦不
佞弟所爲欣願執鞭於明公者也呵凍捉筆都無
詮次

與太倉李本建廣文

端維極

初冬曾附數行於長洲令以候興居婁東去長洲
僅衣帶水北翔之鴻無恙南來之帛杳如足下能
無遐心乎悵望悵望弟仗庇以前月廿七日獲官
中秘矣草莽之臣一旦廁茲華省惟隕越是懼因
念功名自有前定若第此官無意求之亦無意得
之始知官家權自有不測雖宰相遇之失其力矣
獨弟以久客窮途居此恐亦未易春夏之交便當
引疾歸省庶幾辛丑之役得以背城更幸長公太
史起在行間方今東氛已掃 天子右文沉香亭
畔能無染翰而索青蓮乎弟與穎超對此輒傾家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釀想首着齋頭亦當拊掌大噱

與韓海宇明府親家 諱鳴金

間者失雋南宮淹留逾歲不卽苟竊升斗歸報衰
慈者以髮雖短而心尚長且世態日新別當作一
面孔真足令人短氣故徘徊舊業如將小兒入市
十步而九回頭耳因念拜違門下寵以華筵賜之
厚贐復煩遠訊期望非分能不赧然徼天之幸拜
官中秘草莽之臣何辭負乘第聞 儲建在邇覃
恩可徼則寸艸之私差足自慰奈所乞俸錢較家

曼倩辟世漢金馬門時月贏五百五十耳粟則一
囊能令十口之家突常黔乎昔人謂此官之銜爲
一條冰僕謂此官卽冰官何必銜也故通籍無何
歸心輒搖上如懸旌值 玉牒之役僕始受事兩
月後乃得乞差昔人以三公且不換一日之養何
物一囊粟二千錢而能忘倚閭哉每念及輒寢食
俱廢者久之故端而一意足報衰慈夏秋之交當就
子舍稽首有日把臂非遙

又

春間小价歸省曾數行具訊想徹記室矣離家已
及兩載今尚未得元炳一耗昨雲屏兄至惟口報
平安豈雲屏臨發元炳不與聞耶萬里陟屺兩目
欲枯痛恨痛恨初意通籍後卽乞一差以就子舍
奈近例內閣辦事者不得差遣而通籍未滿六年
亦不得假請計今惟有引疾而已第居旣懸罄歸
復垂橐恐先人所遺以蔽風雨具飭粥者終當折
入子錢家而於膝下菽水不知何所給以卒歲耳
因復自恨不果乞數兩之銅南面據堂皇爲人父
母猶得竊升斗享子弟之奉以娛衰慈一日夫仕
宦亦何必著作如昔人乃成門戶也五柳園想益
佳勝池魚林實足供嘯歌乎甲田乙舍得無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隸乎欣慰
欣慰

與韓海羅刺史 諱鳴鳳

公竟不能爲五斗折腰與宣化公相羊飛雲見日
間亦大愉快矣且膝下皆有名孝廉婆婆杖履此
固翮上神仙中人又何必神仙令爲僕則以公更

自超得快婿若曾君德甫甥館中不亦冰玉相映
乎問東牀於宣化公則僕之豚犢也天壤間乃有
此王郎掩口掩口今世態日劇僕雖乞得一官亦
猶道傍之苦僅以釘筵豈復能樹人齒頰故通籍
不及五十日已勃上欲從家季鷹作鱸時動食指
矣令弟文靖先生曾襄事否朱文季不欲以知己
之言負家君游身後文靖幸獲爲公最愛第其身
後事知不復文季爲煩獨遺文昭映千古蓋潛上
易簣時執手相命也今雖已梓行而一傳猶未得
削牘告几筵僕蓋負冥上哉然僕固後死亦文靖
所信爲文季者敢有離湯以見文靖地下

與鹽城劉魯南明府

歸之沂

足下出都門僕以冗奪不及河橋執手自恨生分
有限竟博一官若家曼倩辟世耳所乞大官錢月
不盈握兒啼飯婦無禪徒刺促陌塵中悔不從陶
元亮種秫矣今通籍尚未五十日每念衰慈倚閭
輒有三公不換一日之想復憶足下專城百里花
下鳴琴真翩上乎仙吏也未審何日乃得從部下

西園存稿
一曳裾令海濱有輕薄尹懸切懸切散衙多暇新
嫂能搔背癢乎舉案後亦作獅子吼否龍大章已
丞海鹽聞亦足黔其突當不至以袖短拙舞矣淮
幕千夫長汪懷者僕前十五年布衣交也結客散
金不直爲江南節俠其人明大義非彈鋏者流聞
其有碩友金在乾雖武弁而賢聲已藉上薦紳間
僕實急之足下曾盱衡否麥秋時計當歸省把臂
非遙僕非欲爲一君作說客亦以足下急士故敢
布其區區如此

與政和令車中吾內兄

諱鳴時

三月之四日得足下遠訊無異空谷足音嫣然啓
緘則朱提在握豈亦念東方曼倩餓欲死故不惜
捐俸耶第從閩中諸縉紳長者游每口足下米孽
旣欲生塵柰何復相煩此九頓九頓至謂僕此官
失計誠然第此官僕乃無意而求無意而得者與
人覺別夫梁伯鸞固非因人熱今之人亦誰肯爲
伯鸞熱耶且金華公已謝事兩月僕始入試上之
日金華公引用者某子甲也時大家宰新視事殊

不減海忠介藉令僕而爲金華公所引用則亦與
某子甲同擯斥矣試畢則 聖天子自閱卷故孤
生如僕乃得推擇舉朝皆以爲二百年來所未有
况金華公已不復視事僕卽出其門亦未嘗同事
且在三之誼已二十餘年恐自外耶故長安中縉
紳語及金華公僕未嘗不唯唯曰老師唯謹以竊
附古人有不與黨人之嘆若某子甲者賊罪狼籍
幾波及金華公而反謂金華波及之耶昨大計已
從輕典卽不出金華公門亦豈有自全理然僕自
計此官亦非駐足地辛丑春尚可背城借一故西
清橐筆之暇猶不敢芻狗舊業特未知生分何如
耳老舅續婚李氏何日乃造舟河陽滿樹桃花又
當爲仙令乘龍生色矣許司理有南樓之興否其
人長者故敢通數行乞爲轉上

又

去冬寓數行慶元郵筒以訊興居王正九日得寶
江驛宰亟問足下泣事魚軒幾許乃知閩君未立
第亞閩外復有廣陵夫人周天子虛位列國代興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一
足下事齊乎事楚乎東西一舉恐搔背癢時乃公
不得左右嚮也撫掌撫掌雙珠在握當以何日見
報竊爲足下加額慶元錯壤家仲雖諸生師足下
廊廡間物也能不惜壁隙餘光否近得耗滿紙酸
風一主三僕且難餬口婦姪入署何以應之若僕
則月粟一囊大官錢二千耳僅足餽一室以蔽風
雨出入馬役皆稱貸辦之僕猶以家仲首蓓盤差
能了麩蘖也足下賢聲日起徐侍御數爲僕口政
和善狀媿上不休深以不能破格一列薦剡爲恨
然行百里者半九十足下勉之近王戶侯以松滋
公耗來殊有復出意僕謂西湖蝦菜亦足佐北門
老燒何必長執手板從項領兒童仰面看人乎夫
善舞者必長袖難仆者必百足以楊少宰從水衡
中畏影縮踵二十年亦旣完名今幾與王宗伯復
煩南牀白簡始知長安陌上卽一片陸海波濤吞
吐撼岳排山天吳齧齧向人僕通籍未五十日且
數欲乞歸矣橋舌橋舌

與李本石孝廉

諱維柱

兄南歸僕蓋形影相吊也長安如許都無可開口處亦無可着眼處冬十一月始試中秘僕所倚辦在金華公兄豈不聞世態嶮巖臨局乃以某子甲讒忌一旦中變亦此公謝事久恐僕與某子甲可得兼耳又復何望幸冢公凜上自持硜上自好某子甲竟以居間見斥僕竟以孤生見收亦一奇也柰此官貧薄殊非所堪家曼倩辟世漢金馬門時月粟一囊錢二百四十不知其家累何似猶云臣餓欲死今亦粟一囊而月錢二千不能當漢月錢之半食指且隄百能無立稿乎長公起參蜀藩不過傳舍忝在宇下能不彈冠屐東首菡盤想不人落莫其主人竟久擁青壇如好爲人師何魏親趨貧日甚其傲骨日高僕蓋同病相憐第聞王爵者以蓮幕相屈恐當另辦一具脊梁矣郝諫議一時孤鳳乃爲跖犬所齒扼腕扼腕訟事何似令公蜀人也當具壺漿先迎長公尚能無故而殺士乎本濟兄第五之名既不減車騎什一之策復遠過計然人亦何必坐擁百城也幸寄一聲

與督學陳章閣公祖

諱鳴華

間者南宮落第惟乞一城如十爲衰慈一日之養耳乃 聖天子破格用人遂致奧授袖手故朽鈍如萱亦得濫司綸綍因憶臺下見贈有聞君蚤預絲綸手之句臺下蓋口代天言試九頓九頓顧是役也黔驢之技竭矣灰可復然則辛丑之春敢忘借一以負鞭策伏聞賢郎長兄曾留都門數月萱以卧病竟失周旋寤寐之私殊切饑渴今聞莊儀部令親實受臺下成事而俞旨未下肯邇以從政者新補牘日煩遷轉之章動滯數月蕞爾海邦更辱臺下爲之後先此天之大有造於東人也敢忘加額

與里中庠友

諸公端居甚善不肖吏非吏隱非隱日冠側注曳單縞釐上貴人前作新嫁婦萬斛緇塵都無可着眼處第此官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能置我輩人辛丑之役尚可強施眉目冀充下陳然亦老嫗作倚門粧耳先君子涼德賴諸公攝護得俎豆學宮

豈惟泉壤榮藉將子孫實拜明貺矣是役也先外
大父桂軒謝公儼然臨之先大夫獲從其後翁婿
一堂地下能無含咲獨外大父以清白貽後人更
令宅相子作一官亦貧赤如此致足劇也執臂非
遙懸切懸切

與謝曰可進士

諱廷讚

昨入直讀足下大疏賈生復出矣九廟之靈萬年
之業惟足下是賴第惟足下文章氣節都一時將
去更令我輩於何處作活柰。聖意既不可回卽
留置金匱間亦庶幾後死者知明有賈生耳足下
一日便震動字丙幸自愛旣不有身於名何有大
丈夫七尺軀請自此始毋令惡少年得以某子甲
相窺則吾黨幸甚

與沈廣乘明府

諱鳳翔

隔一城闔耳輒爾睽違動經旬月何問千里時事
大謬足下需次良苦弟已作歸計當事者束濕功
令令人以三尺軀殉三寸管真以腐鼠餌鷓鴣也
俟家季鷹鱸肥卽浩然矣過數日筆札當暇便當

襤被就足下一落塵尾

又

昔人以官爲臭腐故夢棺得官此涉世語夫風雨足蔽軒粥可具何必棧豆哉况卑絞側注元非爲我輩設者今名世已須公等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弟爲政耳柰格於例不得去困于力不能去陟岵望雲遂致兩目欲枯今注籍半月矣足下端居淨室近况何似得無熱中而以弟爲噉名乎

與劉涵清孝廉

詳漸造

僕竟戀棧豆矣每冠側注衣單絞輒攬鏡自咲此與傀儡弄影何異故運籍纔兩月卽搖上欲尋初服豈麋鹿之性固然當事者妄意張孟奇卽君房欲令以七尺之軀而殉囊粟羈箠不置故少須之千里萼稍茁便當從家季鷹游卽三公不換矣足下端居何狀西湖蝦菜足供拍浮亦憶萬斛塵中有襤襪者乎葉太保勛名蓋世梓里生色獨西事殊有悠上之言又無如閩晉所齟齬何昨卹典幾爲輿援所格遣來急足又欲跳去不欲令孔方兄

居間遂至以一品爲從二品殊可扼腕僕幸受事
力爲居間自謂不減初大夫其縷七處區太史鄧
勲部猶能道之僕固不任受德耳語有之百足難
仆人亦何必單刀直入哉李疑玉求馮宮詹墓誌
僕已詳屬區太史亦詳具疑玉口中幸作磨堅堯
恐又加一目攝也足下爲太保肺腑想亦不能已
已故稍及之

與新喻令黃貞父

譚汝亨

居此衡宇相望乃不能朝夕過從陌塵亦悠阻若

此語朝卽榮發否弟病目已一月戴星始敢入直
稍晡方能策欵段了趨謁卽合兩睫伏枕矣不敢
暴烈日下亦不敢御葷酒故未能具一杯作別河
梁柰何柰何足下才當世無兩一旦膺民社便當
執手板折腰能無約結如家京兆幸自愛無令世
謂文人無用才子拙官也弟官况殊淡卽引疾歸
矣計當入武林爲足下式廬卽取道豫章不知露
門酸博士能致貞父先生爲輕薄尹否撫掌撫掌

與王緱山太史

譚

衡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歲戊子偕計吏獲以春秋家言爲門下物色筆研
定交時相公方柄政不敢掃門已丑之役德里偕
計獲雋者數爲第言南宮未放榜日相公謂今歲
必得張孟奇首唱臚傳以爲海內宏博之勸而嶺
外擣散生分有限遂復落魄仰負相公培植至意
第懷賢狗知二十年於茲矣及通籍西省則門下
青雲鵲起高步木天又非冷局贅員所宜以舊好
執役於牖下者今抱名關清光密邇敢忘摠謁奈
職守匏繫卽相公門墻不能一窺富美殊深脉上
足下德抱王禎才標國寶科名不愧藝圃獨雄咳
垂落在人間晶光懸於天上不佞弟何所識知然
白燥髮而遊海內金蘭耆碩臭味名流幾三十載
若足下者千古宗盟九朝儀羽亦尚能置二十年
前長安筆研之好於胸臆中乎受代無何三台在
望盈上一水引領徒勞不腆索裝仰窺左轍敢云
此李之交僭附僑札之好萬惟崇炤曷任馳神

答朱平涵太史 謹 國楨

四之日獲奉使翰卽遣急足祇候紫氣於虎丘時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吳允兆兄踵至台駕已從間道入金陵矣疑信相
半復遣急足直入金陵一申祖軼之敬而長公於
五之日又以手教至門下故厭奔關吏耶入秋以
來濕熱內攻瘡瘍遍體不能視事逾旬未及晤對
長公何詞踈節允兆行已三日想當徘徊廣陵聚
候台旌也不腆薄效芻秣媿不成享幸鑿存之

奉余幻峰老師

諱孟麟

憶鼓篋而從門墻之末蓋丙戌之歲也已必落第
先大夫捐館輒奉違函席今二十有一載矣度嶺
而南有如異域戊戌冬始獲通籍丙者鑄鉄成錯
殊玷門墻乙巳之冬復辛徙官版曹今復抱關游
聖風塵萍梗南北道路不能以時訊候興居何詞
鳴鼓惟我師臺榮名上壽寰海羽儀間者孫枝乾
秀雙鳳翩躚已稱地上之神仙何數山中之宰相
不肖營二十載公車十年露博一官落托猶不辭
於抱關師臺聞之得無唾地耶仰洪屯已竣彼今
且得代矣金陵金昌一衣帶水盈上脉上夢寐徒
懸謹庀緡餘仰窺杖履引領南極書在神往

上大司農南渚趙堂翁

諱世卿

管賑事幾及一月方報代期非敢稽緩也關署事體月異而日不同必稍得其梗槩能悉其情形以請於台臺乃敢一意奉職推移而整飾之惟盡法別蠹則賑前事不敢不加詳焉故投單上料拆封傾銷數事稍上更張受代開印之日卽出示秤納稅料酒項與工部頒來法馬較同正數外毫釐不許加添若往時秤頭火耗之類一切痛革而單等皆自暗記拆封皆有暗號卽鬼神莫測者往時史書串同內衙假印假單花押船戶夾帶私越隱漏及拆封各役偷盜銀匠侵欺如誣名白過馬大過馬小過馬等弊自謂一洗矣至於台臺汰革冗役一節正剔蠹所宜先而關署之蠹則吏書其首也多一人卽多一蠹豈惟蠹國抑且蠹官誠如台諭第本關吏役三人皆郡縣申詳撫按兩臺所送書辦九人皆部劄給充各執一事似無剩員卽前任曹主事亦謂此十二人者闕一不可蓋本關事務繁瑣常兼數壯邑若執役少而叢脞多則蠹益滋而

害益大矣况職視事無何彼之罪狀未著一旦議革便覺大駭耳目故職於諸役叅見之始卽示以三語自後各役有額不增有闕不補有罪不赦復作大枷十面置於署前舖家及衙役犯罪者以此枷上號三月不死革役正罪弁革頂手若有犯者本部之官可解汝輩之罪不可解也故事每次拆封諸役環跪乞賞所餘稅料官得七諸役得三相沿已久已拆封兩次矣復呼諸役公語之昔人食炙見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所食炙以與之後得其報而免於難蓋已不能不食炙故不得不與行炙者共此炙也本部非不知循舊例以市私恩第本部誓不以此炙汚吾口汝輩乃敢復欲共此炙乎諸役伏不敢動而百餘年乞賞之弊習亦幸仰仗台威一洗之矣獨曹主事出境後數以書來謂萱今歲稅料計必不足深爲萱慮其意謂春已三月時雨不降河道乾澁商船稀少數日之稅始滿一日之額然萱慮不在此日計雖不足歲計或有餘萱因以受代後十日所收稅料驗之特公費

不足耳故一切公費皆去其三之一境內外交際
皆不爲通又減酒席革戲子卽一月可餘百金矣
又罷脩衙撤買辦私署日用蔬菜薪水皆以姑蘇
驛日逐廩給自應不敢動支稅料銀兩故謂課額
不足萱不敢以上聞也夫課額不患不盈別蠹而
課自盈衙蠹不患不剔官清而蠹自剔爲萱患者
獨減省交際一事未免過客歛望第幸有台臺主
持於上卽謗議叢生怨尤駢集萱亦甘之况前所
云誓不以炙汚吾口矣彼冠蓋往來者豈皆望屠
門而大嚼者乎天下事倘能無媿於心自能無媿
於人又何患焉凡此皆萱初任迂戇之見第不敢
仰負台臺作養之恩故凡可以有效者卽于碍前
後共事亦所不顧也中間尚有未行事宜容俟陸
續仰呈以候裁奪

又

萱自二月二十日受代至今凡五閱月矣它無所
長毫無所效惟極意寬商盡法剔蠹則矢之鬼神
懸之夢寐者第關門積弊其來已久習爲固然牢

不可破卽有高賢大良相繼振刷然非垢膩自嫌
而傳舍視之則怨讟是遠而首尾畏焉何恠乎關
政之日弛而國課之日虧也故萱受代以來晝夜
講求心力俱竭初運錢糧僅獲一萬三千五百有
奇未知較去歲此時課額何如然萱自視亦已欲
然溺職矣生之不辰遘茲恒若春則苦旱河道淺
澁舟惟一葉乃可往來加以糧船擠塞商旅罕通
一日之緡鮮能半百則前任曹主事璉交代時業
爲萱慮之而萱不敢以聞也三月之末淫霖彌於
兩月巨浸至於稽天由夏徂秋懷襄如故春種靡
遺秋成無望溝且有瘠潢且有兵卽江南當事相
繼告災累牘連篇尚有未能盡其狀者七月十六
日得台臺所覆南京守備劉朝用等疏則此中災
狀亦已洞鑿矣夫萱所司者權也所權者商也而
商上於民者也已無民矣能有商乎故自五月逮
今商船往來日減一日且船無別貨止載米糧米
糧之中半皆鬻子女市雞犬以易升合活旦夕者
或數人而共一舟或一舟而僅載數十餘斛非鵠

形之叟則菜色之殍也本職對之且爲泣下尚欲
責其輸課乎此外則公府買以平糶者居其五料
旣應免官家買以自給者又居其七料難復徵是
一日之間貨物商船能復有幾而公府官家且有
挾帶矣且有影射矣察魚于淵伺鳥于市情能必
盡法能必行乎故以六月七月所徵稅料較之五
月四月三月已耗十三而四郡縉紳又無不移書
見責謂當此異災之時典關者旣不能具疏停徵
爲商民請命猶然覲顏緝筭搜括取盈嬉笑譏誚
不一而足此萱所遭之不幸亦付之一笑而已其
何說以應之更有苦於此者甌之罄矣罌能無耻
第國課且難取盈鎖貽自宜節省而南北往來縉
紳猶以二十年前關門光景責辦今日駭聞厨傳
之從簡筐篚之不豐至或見於顏色甚則嘖有煩
言夫責萱者如彼而望萱者又如此職之肉其足
食乎及詢之道路商貨稀疎雖因市廛皆罷亦由
捨奪公行尚幸撫院峻法繩之居者行者始獲安
其釜鬲萬一請蠲請賑皆不獲命則糶鋤必化爲

鋒鏑城市必轉爲萑苻此等景象官於其地者能
一日安耶故爲萱計上旣迫於國課之當盈下又
迫於輿情之交謫非蚤求去何以自全然不敢遽
以上請者亦待次運錢糧拮据何狀倘較初運更
覺虧折則臧之不稱亦較著矣豈宜久塞賢路大
損國計耶凡此披瀝實出血誠惟敢聞於台臺弁
以對於天日人實有耳不可瑱也又人實有口不
可坊也萱所抱之關乃冠蓋輻輳之地衆口難調
民訛易起雌黃月旦固不脛而走無翼而飛者台
臺耳目最長綜核最確萱卽自暴自棄其何以成
焉惟台臺慈察幸甚

又

萱無似仰蒙台恩推擇題差督理潞野鈔關被
命之日伏讀台諭凡各鈔關錢糧多則多解少則
少解不宜模倣前人比擬舊數伸縮羨餘自潤費
橐萱到任卽鑄一石豎於座右朝夕警惕罔敢踰
軼盟之幽獨矢之天日任內緡錢豈惟務充常額
且欲倍溢餘贏倘能增額於前庶獲稅駕於後是

以拮据已畢其力搏節不厭其苛內無漏卮外無
旁竇積纖累微蓋亦靡有遺策矣今萱以本年二
月二十日交代至五月二十日一季已滿是爲初
運僅獲緡錢一萬三千五百兩有奇自五月二十
一日起至八月二十日止一季是爲次運僅獲一
萬一千五百二十兩有奇自八月二十一日起至
十一月二十日止是爲三運僅獲一萬四千四十
兩有奇是任內三運已解者止共三萬九千六十
兩有奇未知較前舊數多寡何如然以萱自核抑
何虧耗若此耶訪之商民迺年往來商船惟春三
月秋九月最多餘月皆少萱交代無何卽屆三月
初運緡錢亦止此已足駭矣然猶意每歲有乘
除而每季亦有乘除至秋九月商船照常湊集便
可以後之有餘補前之不足也今九月已畢比之
餘月商船復日少一日十月以後商船亦不復多
幸今歲杪不甚寒沍可無河凍之虞尚冀商船日
增而鎮江京口之閘復以河淺築塞凡北來商船
皆從孟河汎海且十不一至矣開歲春初商不出

途二月二十日萱任已滿則第四運緡錢恐又未
必如第三運之數是萱任滿一年緡錢惟有日減
不能日增課額已覺頓虧 國計將安所給乎夫
滸墅名關也三吳又財賦充斥之邦商賈輻輳之
地也萱旣不能踰額而倍溢又不能按額以取盈
何以關吏爲哉蓋由萱才旣迂庸智復淺短肩茲
重任展布實難然緡筭之虧或亦有故敢縷陳之
惟台臺試垂聽焉本關往來商旅惟湖廣江西浙
江南直四省耳開 國以來未聞四省並災者今
四省並災他貨之商皆已裹足惟有江西湖廣米
麥轉輸三吳而已入秋而後兩省皆已閉糴米麥
船隻不復流通卽間有一二又皆官米官票平糴
賑飢者例應免料勢難復徵卽萱所屬福山一港
皆南通州久已閉糴以致半載並無一船委官譚
大有具呈在案此四境士庶所能詳也夫別關皆
權貨物上無定稅多可令減少可令增本關權者
船耳船之大小有定則料之多寡已習聞能於定

則外復索其分毫乎故少一船卽少一緡非能天
降而地出鬼運而神輸也况許墅之關與他關異
環關皆港縱橫如織地濱太湖四通八達自常州
府三山閘出百丈河凡百港自常熟縣竹塘港至
角直凡二十三港自松江府小真港至江陰縣凡
十港又自薛家橋至花瀆橋凡九港七港通舟港
港漏稅弊所從來矣往者巡邏有人訊防得以自
主故漏稅者猶知少戢自去歲曹主事任內委官
徐經歷以巡邏捕獲漏稅反被捏誣罷官於是懲

噎廢食並不差遣一役巡邏又各港皆有一巨室
主之而衆棍爲政包送漏稅如蹈無人此在往歲
商衆船多之時不見其損今商船且日少而稅且
日虧尚能堪其闌出莫可誰何乎至於今歲則溝
茲雨若巨浸瀰漫自四月以抵十月自毘陵以抵
嘉湖懷襄如故牛馬不辨渾無畔岸何所隄防彼
漏稅者揚帆竟渡鼓棹直前卽巡邏有人亦束手
坐視耳故投關輸料十無三四又何恠乎課額之
日虧一日也更有異者江陰常熟無錫三縣交界

之間有黃庄陳市兩港往止農船出入近因許聖
另設內監稅關大肆掙剋故避稅者皆以小船分
載取道其間間者監役往彼巡邏捕獲棍徒趙煥
等包送漏稅未及解監煥遂溺死致煥妻金氏煥
男希賢爲黨棍唆告撫院頒立禁碑遍於三邑不
許關役至彼稽查致黨棍等援附勢宦不敢指其
姓名以禁碑而藉口以金氏爲先聲卽於黃庄陳
市豎旗結寨招引商船包送漏稅置櫃收銀若設
一關計其逐日所入幾埒本關之二先事者皆以
投鼠忌器歛手避之萱初任卽有彼黨陳明分贓
不均赴職出首此 國課之蠹也能置不問乎乃
被棍黨毀牌毆役司土者乃分民而治受囑以堅
庇之故邇來漏稅港上皆然唯黃庄陳市則侵奪
我 國課阻撓我關政肆無顧忌日甚一日又何
惟乎課額之日虧一日也夫典關謂何而仍畏縮
不能剗彼棍徒仰裨 國計關志之罪又復何辭
然罪不止此請畢其說本關緝筭率視船之樑頭
大小爲多寡自五尺以至一丈四尺卽止凡滿尺

之外加有三寸者卽作一丈報料此舊例也第竊見自鎮江以至杭州南北商賈往來京口有關奔牛有關吳江有關比新有關許墅則兩關並設是五百里之內蓋六關也出於途者亦可謂攘肌及髓矣心竊哀之故交代之始卽令樑頭凡不滿尺者自二寸而上一尺而下悉皆蠲免蓋欲以寬商庶以通商耳惡知夫零寸在於一船免之若見其少船上皆免零寸積之便覺其多課額之虧或由斯乎而南北過客之供億歲時境內之交際以及公用之紙劄各役之餽廩堤岸橋閘之脩築歲終貧士之賑濟其費不一卽極力裁革亦僅能不浮不糜已耳有其舉之敢盡廢乎往時此等諸費或取給於秤頭火耗或取給於籍贖贖緩故正額不妨贏餘可積萱見不蚤計蒞任之始惟知極意寬商一切稅料皆令商人船戶親手投櫃分毫不經舖家零秤釐等悉令較同頒降部馬如數卽止不許毫釐加添故所失羨餘每季不下一二千矣又舊例漏稅者以半入官且重加科罰歲亦滿千營

又念本關各船緡錢多不過三兩五錢七分少不
過七分而止嗟彼商船豈以本關爲暴故爾逃匿
蓋由內監稅關與本關比屋而居彼之緡錢盡權
貨物故有一船多至七八十金者是以商船百計
逃匿四出越轉蓋以監關非以部關情旣足矜若
復峻法繩之是助彼爲虐也况災青之年豈宜必
罰且漏稅被獲大船皆以重貲賄免惟小船無貨
可賄故偶一發覺若苛法必罰得無開賄免之門
而中彼嚇騙之計乎故泣任至今並未嘗籍沒一

船科罰一商亦往來道路所能詳也夫秤頃火耗
商旅習以爲常贓物贖錢前後亦沿爲例此皆足
以日佐諸費且尚有餘積者自營泣任輒毫無所
入是以諸費所出不得不少妨正額此矯枉大過
罪安所逃哉嗟上新稅一起舊稅頓妨關上告匱
而滄墅爲甚事上孔棘而惟營爲甚生復不辰非
苦於賜輒苦於雨卽滿身是口剖心向人亦復誰
憐之者非惟不憐且更有憾蓋彼皆以前十餘年
滄墅之光景過望關吏未嘗以萬曆三十六年關

門之困苦詳察關吏也然此皆罪歲游詞尤入嚙
語卽瀆清聽殊醜面目惟是才庸識短無以品劣
望輕仰不能服膺台諭俯不能愜服輿情以致譏
防日踈姑息是事緝筭遂折課額遂虧隕越 璽
書曠察官守卽一日三褫自當沒齒無怨今幸瓜
期已及故敢稍爲披瀝如此

又

萱以五月十二日獲與新任署關陳主事訂謨交
代矣署關役竣罪狀萬端南北縉紳所共耳目尚
可解說至於課額短少則百口莫辨者敢不束身
歸命以候罪斥惟是商船往來歲有乘除卽豐稔
連年前後亦有乘除甲乙之歲盈則丙與丁之歲
或縮載在往牒歷上可稽萱之所值卽非災沴異
常亦課縮之歲也况因之以異災而尤望其溢額
豈惟踈拙如萱者必不得之數卽高賢大良亦未
如之何矣故第三運緝解赴臺曾具一揭自劾仰
辱台臺曠蕩不卽加誅尚令竣役今旣交代任內
第四運及任外兩個月零共得緝錢一萬九千一

百有奇湊前第一運第二運第三運共五萬三千
幸溢故額者僅一萬三千耳曩承台臺頒諭署關
稅料多則多解少則少解不得較量前人私爲盈
縮葢遵守奉行罔敢越數第葢所代者曹主事璉
任內外十七個月也葢任內外止十四個月進而
求於曹主事之前則葢之五萬三千似又過之終
不敢以羨餘爲名另解者想在台臺自有裁察不
敢復贅也

葢獲交代即具呈乞假將毋還里仰蒙台臺准假
三月天高地厚生死而肉骨矣不幸酷暑長途一
妾一女客死信州以致道路迤邐七月末旬始抵
吉安府曾具數行倩敝同年比部梁君維屏轉倩
本部舍親劉主事觀光投上想已徹台覽矣八月
末旬始獲抵舍仰遵假限三月皆在歸途抵舍之
日卽爲亡室襄事事甫襄業已越在九月末旬過
限已逾一月決策十月朔日啓行單騎而北計期
十一月中旬方可抵長安過限又逾一月有半是

恩假三月而萱之違慢亦三月叅罰何詞然猶妄
意束身歸命於宇下或可舍舊而新是圖不意十
月初二日即得出守平越之報未知即獲奉旨與
否第當事者意指可知既已麾之遠郡則題催必
亟旬日內計必奉旨既為外吏不能躬詣臺端以
候考核親繳勅書文冊萱已經劣轉即未奉旨自
宜跽伏故里事體雖與陞轉者異第不宜復入長
安則一也謹遣義男張進同舍人葉僉齋捧勅書
及精微批印信稽考簿繳奏伏乞台鑒

西園存稿卷之二 二十二目錄

尺牘二

奉簡亭交座師二通

答太倉王文肅公

答顧涇陽吏部

答李夢白觀察

答何矩所觀察

答陳明府

答金壇于鄉官

與文文起孝廉

與本部各司報代

與徐躍玉職方六通

與撫臺周懷魯中丞八通

答金省吾中丞

答河南董方伯二通

西園存稿
與李還素方伯

與戶部奏曹諸寮友二通

答漕院陳侍御

答鄧來沙直指二通

與吳挺庵觀察

答姜養冲叅知

與袁聚霞觀察

答胡存毅叅知

答于念東觀察

與李明鰲蔡熙臺兩監司

與蔡熙臺觀察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三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赤牘一

奉簡亭丈座師

諱可大

仰違門墻十有五載壬寅季夏僅獲以數行祗候
台履而驅馳南北荏苒風塵一介未皇寸緘復闕
疏節至此鳴鼓何辭茲有天幸司權名關則師臺
之珂里也正宜朝夕長跪請命以免獲罪地方貽
玷門墻柰職守匏繫又以跡事無何不能輕舫一

瞻察戟關門俗吏真名教罪人矣恭惟師臺東山
之枕久高追鋒之車未賜豈以 聖明在上獨無
故劔之思不肖萱嶺外孤生固昔人所稱授之一
握筭子莫知縱橫者獨極意寬商盡法剔蠹則矢
之天日懸之夢寐伏願師臺以今日之提撕倍昔
日之培植則終始深恩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師臺
也筭鞭有隙尚圖薰沐躬詣門墻不腆索裝而役
先贊統惟崇炤曷任馳神

又

自來毘陵黎別駕舍親見過詳述師臺德意謂不
肖萱前此白劾揭稿取怨於四郡縉紳此父子骨
肉之愛豈世人師弟間所能有耶感激何可言喻
第揭中影射夾帶皆指嘉湖間販米奸商投勢騙
稅而發耳四郡縉紳何嘗有一姓一人販米度關
而妄疑關吏之妄指乎彼影射夾帶皆有實跡關
吏皆有成案蓋難盡聞於師臺也四郡縉紳之怨
有三人焉非躬詣師臺不敢自白然亦聽之嶺外
老公車居鮮三穴行非百足年幾半百亦復何望

倘得一旦去此凶惧之地奉輿長往有子可教有書可讀仕宦亦何必車生耳哉獨以密邇函席不能朝夕請命而橫罹顛覆殊爲門墻之玷貽吾黨之羞則歿且不瞑耳邇來自訟他無所長亦宥無所短獨以部堂過聽關吏而關吏更過聽部堂遂致奉法過搜弊亦過不得不滋多口然涖關之始業已誓如毘水因書而揭於堂楹曰必行其志不媿於心能得一商民之心寧結百權勢之怨此亦師臺所爲教訓於往日而關吏所爲圖報於今者者也師臺其謂之何若請留關稅一節計部堂必不見從且當見責今次運緡錢當進亦且多方再請第未知終能挽回否

答太倉王文肅公

諱錫爵

某故受春秋家言然嶺外少所師說私淑門牆甫燥髮幸舉於鄉困頓公車已亟之役不知嶺外孤生何以仰徼相公國士之遇加於朱同之人欲以大物暗中見索卽不獲雋第此之神交亦千古無兩矣歲戊戌通籍西省則相公之車茵尚未遠也

給事筆札凡八載乃徙版曹能無鑄鉄成錯之嘆
今復畀之典榷垢膩是染鬼蜮是羣纒握筭鞭遽
聞亢旱舟楫罕至課額大虧將來稅駕莫知其狀
獨以門墻在望台鑑非遙卽進履未命結襪靡親
然以今日津埃之冗曹竊附往日堦墀之下吏山
澤之藏旣廣卵翼之恩可微敢不竭蹶而從以副
鞭策間者綢繆翰貺已非下吏所敢避登嘉百拜
永貲終身不腆橐裝再窺左轂伏惟鑒納寔藉榮
施

答顧涇陽吏部

諱憲成

臺下今之祥麟瑞鳳也凡有耳目皆以親炙爲晚
適聞東林創社東南半壁無不奔走而受約束豈
以關吏密邇宇下而敢離邊自媿爲郎十載尚爾
抱關繫此關門又有識之士皆思褰裳而避者一
旦俯首從之必不爲長者所齒故不敢以姓名求
通而自安於後至之誅耳臺下業不督過翰教遠
及獎借過情豈法門廣大故有教無類耶不佞嶺
外人何所識知幸通籍西省稍窺金匱石室之藏

故間有所論著以自免於臺約所稱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云耳第至寶在前瓦礫形穢章君元禮侍
御昌歎之嗜豈敢聞命

答李夢白觀察

諱長庚

關吏不德遘茲災沴市藏如洗何問出途旣不能
無米而作炊又不忍醫瘡而剜肉故寧損上以益
下卽虧額以溺職亦安之耳聞之道途吳其沼矣
越亦魚焉斷髮文身於陽侯乎何惧獨臺下實司
其命亦能不廢嘯歌乎不腆匪以爲報乃辱峻却
不敢再瀆以煩埃人扇頭佳作錯落珠璣瓦礫形
穢矣敝通家周二魯長郎諱應東者數千里見訪
此敝座師董太麓之宅相也今入浙上謁曾奉顏
色乎近苦河魚之疾十指不寒而慄佳筭見索拙
書勉短呈醜久稽來役踈節踈節

答何矩所觀察

諱湛之

去冬從長安還子舍春二月乃奉衰慈涖關而受
代之次日卽有齊宗人以台札至時賀客盈門賀
牘盈案不能展晤然台札非出台筆心已疑之茲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五
奉台札仍爲代書何也豈閉關遣侍兒後卽筆硯亦復遣耶第讀佳作婉麗處猶覺帶迷香澗餘致恐一侍兒去而百侍兒來未免自苦乃公耳林賈船料如命全免此亦侍兒之父耶彼何以去此何以留願聞其狀撫掌撫掌沈孟威遽爲異物人命如朝霜痛哉此兄溪刻一生安得優孟以效叔敖足下同里同籍且同好嫁驚之諾豈異人任不腆附上關吏近况亦不減足下分臬武林時惶遽惶遽

答陳明府

諱一元

承諭鄭君卽已投轄第東西南北諸彈鋏者數十餘輩麇至鱗集至今關吏欲踰垣鑿環而避之未有不失驩而去者它且勿論卽以朱生季美臨別亦有諍語彼固欲關吏割國課以市友義臺下其謂之何蓋關門前十年光景不難爲孟嘗爲孔北海爲鄭當時而今非其時也苦情苦態第心口相語敢語人乎鄭舒軒老公祖遺愛在嶺以東鄭君翩然而來卽非臺囑尚委曲周旋况臺翰鄭重如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此其敢以它客目之令出無車食無魚也

答金壇于鄉官 諱王立

關吏俗吏也不足以置明公齒頰聞者彩鷁南飛
未及一奉顏色交臂而失殊愧儀封今幸迴檣寧
忘御李向旣病暑今復愁霖且輟筭鞭以親藥裹
橐鞬旣缺華翰遽承何物張生獲徽殊渥昔者余
友馮君開之片語定交千秋同調溘然朝露木萎
山顏嫁鶯之諾已虛掛墓之劔何益明公倘亦有
西州之感乎則家忠定袖中之推李元忠墓門之
泣不敏關吏敢在下風束身級命請以異日

與文文起孝廉

諱震孟

憶別足下於石湖虎阜之間轉瞬二十有二載矣
風塵萍梗彼此寥絕若隔異域若懸異世幸獲抱
關德里計在一展契濶而鴻飛冥上弋者難慕豈
惟足下不復置張生胸臆間卽張生亦安敢不望
岫息心耶今歲將易矣開歲二月期及瓜矣居此
僅可兩月又當南北各天墻外梅花水邊桃片可
容玄度一相尋乎嗟上所遇非故物焉得不速老

捉筆至此有涕如綆足下想同之也不腆緡餘乞
付舊壚頭以助卧雪室邇人遠嗟如之何

與本部各司報代

萱嶺外孤生也寡昧迂踈卽置之閒冗尚虞隕越
一旦叨茲關役乃吳越閩楚之衝軒輶冠蓋之會
又日與罔兩輦角技鬪智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惟是 璽書昭如日星堂諭森如斧鉞耳目實衆
議論易生雖欲不肖以偷鈴豈敢無罪而懷璧今
幸以春二月廿一日抵關受事矣敢不矢之天日

稟若米淵獨途次述遭愆期三月壅違堂諭破壞
成規是未奏功能先開墾罅所爲惓 上數千里外
仰徵培植俾得竣事以無貽執事之羞者非老寅
丈誰望焉翹首五雲瀝衷寸楮嗣圖祇候不盡欲
言

與徐躍玉職方

詳鑿

某以去歲季秋出都門子舍虛無入乃奉板輿就
養至春二月二十日乃獲涖關亟欲蒞役申候而
筭鞭甫握鞅掌病日後至之誅何詞與有吳故產

茗好事者必以虎丘爲珍當道諸公往卜重價購
之人不數兩某涖關幸屆穀雨之期而又寺僧多
舊知遂獲一二旗槍亦不偶也今以二兩附充清
供倘以十冷佐之卽不敢謂芳冠六清風生兩腋
倘亦掃地焚香之一助乎據案命筆主臣主臣

又

秋八月解役入長安數行必達然尚未得報章以
日爲歲弟生不辰課額頓虧官謗自速深悔此行
名實無當罪戾自罹也今且半載東西南北舊好

新知腐至鱗集無不枵腹而來失驩而去彼移一
檄此露一章此之困辱生平未有關吏游道故廣
何惟游客日繁第關門蕭索殊非數年前光景乃
欲關吏割國課以市誼糜公廩以養交手一咲一
咲足下近况何似策高足據要津自是公等宿命
根能念有爲卽白首尚苦抱關者否頃得鄧玄度
一耗社事寥濶湯嘉賓至矣亦尚聯鑣接席角險
貌奇乎

又

十二月初旬得邸報足下晉郎庫部心竊訝之中
旬始得復進職方之報乃喜而欲狂人情自賢于
夢卜弟之前言何巧中也人情卽變於山川然國
事方新卽百吳千李如之何哉足下此擢位日高
才日展名日烜赫然擔當亦日艱日重能復拄頰
看山否弟已報滿今居此五日京兆耳困苦視初
任時更百倍他人署關往七多方以懇新任之遲
來弟則多方以求新任之速至倘得藉庇卽獲於
三月初旬交代便當奉輿還里矣人情世態了然
在目陳元臺劉元定諸君其鑒不遠也弟關課歲
有乘除載諸舊志一年多則一年少弟所值正課
少之年而更值此異災商賈比去年少十之七弟
已解過緡錢三次比往日年豐商多之額亦幸如
數則弟之苦心苦節惟四方商賈知之耳外已事
一通敢竊布於左右幸勿宣洩弟非刻薄之人恐
不知者誤傳謂弟爲刻薄也刻薄尙可謂弟爲乘
危助虐何面目以見二三兄弟乎然此非足下亦
不敢以此相告也拙誤疑耀四方多見索者不得

已安付梓人已完三卷業經清覽且借台銜敢乞
佳序冠於首簡弟之玄晏非鳴卿而誰

又

弟報滿已久而代者今尚未題豈署中果乏人抑
邇來抱關鮮獲自全故皆褰裳而避耶今復端役
三促之未審稅駕在于何日衰慈歸思以日爲歲
老丈資俸已深節鉞非遙弟新舊俸已將四年萬
一瓦全得一郡如斗便當營菟裘於羅浮榕水之
間作老蠹魚足矣謝友可入長安能數四聚首否

疏草一出殊令少年窺人同社之詩不得不爲輟
梓矣梅聖俞有詩酌酒與婦飲勝於俗偶侶此時
長安正宜此法故以不腆爲從者一付酒家時署
中手植玉蘭正爾大放萼泉新釀槽沸盜鳴遙憶
良朋殊有韶光虛擲之感天際真人亦復能置關
吏於胸臆否

又

忽得邸報乃有王侍御之䟽波及兄翁殊爲駭然
獨其中亦知兄翁才守素著則此公亦尚有人心

者此時蝸蟾羹沸未有無所爲而爲之豈彼已之子尚不能忘情於兄翁耶當此紛紜機括不宜迷着數不宜亂也弟於兄翁異姓骨肉休戚相關忽覩此報百念俱灰鮑中老渡關相留信宿談之甚詳不腆幸附酒家一洗磊砢

又

仰仗洪庇以五月十二日交代卽奉輿還里矣拮据縉解應酬賓客心力俱竭形神不復相親者凡十四隄月一旦稅駕真若出火坑超苦海然轉念

之尚覺心悸而神爲怖也關吏所職者縉解耳弟之前任曹還素署關凡十七個月縉解正羨共四萬四千弟署此關僅十四個月縉錢亦獲五萬三千弟固謂可以藉手而復部堂第未知見信否耳五萬之外交際亦復不貲賑貧儒賑飢民置義倉脩繕橋梁道路亦不下三四千金離關之日復以公費羨餘二百金買穀貯關門爲備濟舍以二百金付新任陳蓮湖寅丈使其新任應酬此皆前人所未有而創之自弟者並不取以聞於部堂恐彼

索之欲盡秋毫而暴前之短作後之厲也故有羨
餘一萬三千而不以羨餘另解亦坐此故大都署
關非親其事不能知其苦非畢其事不能道其苦
緡錢出入環關而居望關而渡者皆得以按其多
寡非惟不能掩亦不必掩且不敢掩也知我罪我
聽之而已獨竊自幸者衰慈善飯而所抱者吳關
也江魚入饌綠橘常懷以風燭之年能安輿而出
復安輿而歸平生樂事惟此一着所願已畢更復
何求計就子舍之期當在秋仲卽不復飽飲荔子
然紫蠟黃雞可薦新黍此亦足以賦閒居者也足
下亦能爲弟一媯然乎署中所梓諸書交代之日
始克竣役書故則手較者可無訛舛雲笈七籤
唐撫言三朝政要皆倩友人校之疑誤尚居半也
各以一部呈覽舊父母鄭龍嶼謁補魯以天池茶
二瓶內藏虎丘茶四兩貢上已鑿納乎弟已離開
各解役俱不敢倚信且弟還里此輦還關兩不相
值無從復得報章不敢侑緘弟叨庇已轉正郎乃
視篆者部堂必將移檄見促不得久安子舍兒輩

試事畢卽兼程就列良晤想亦不遠也

與撫臺周懷魯中丞
諱孔敬

本關任內初運錢糧一萬三千五百餘兩貯寄蘇州府庫已經差官舍陳嘉義葉僉等起解於本月二十二日赴臺掛號至本月二十五日蘇州府經歷司移文知會蒙臺批查得該關船料銀本院因地方災傷異常已經具疏題留賑濟今若起解恐一奉 俞旨不便追回相應暫停仰府卽將發去部批卽卧批收候冀前項錢鈔正拆色等銀俱暫

留在庫候明交至日另行仍移文該關知會等因
萱惟江南今歲災沴乃二百年所未有者仰見台臺加意修葺焦勞瘁於顏色怛惻溢於言詞萱在下風其有愬然不爲動念漠然不爲分憂者豈惟地方所不容卽天地鬼神其終聽乎獨議留本關錢糧一節則萱竊有慮焉然猶不敢請也本月初一日接得卽報戶部一本鎮餉困乏難支等事奉聖旨着於季進拖欠買辦銀數內扣留十萬兩分給各鎮毋得爭執夫以今日情形揆諸往日事

例臺疏議蠲議折議賑一經部覆便當報可若議
留本關錢糧雖有徑例可援釐則不敢必矣何以
故往者本部會上鎮餉匱乏疏借太僕寺馬價十
萬兩業奉 俞旨竟以該寺及兵部爭執止准借
銀五萬兩而言者紛紜致令部堂引疾求去詎今
復有此舉則其急可知往者借馬價止十萬耳猶
難以塞紛紜之口今復不避紛紜借至四十萬則
其急可知往者工部治河疏借本部錢糧不一而
足並未聞本部有疏借工部錢糧者今借及工部
則其急又可知矣本部濟 緊急尚爲乞鄰之與
而本關濟餉錢糧固本部宮中物也能復捐之以
與鄰乎豈累遠之臣何敢與聞國家大事預爲異
同之論然職掌所關罪戾是懼故私憂過計不得
不詳爲台臺陳之夫推關者以國課如額爲職守
尤以京解如期爲功能故踰月有罰踰季有參法
至嚴也萱居部署每見部堂責望各關錢糧期限
稍愆輒推案頓足追悔於差遣不得其人深憾於
緩急不足倚辦萱輩在傍未嘗不轉相震惕轉相

告誠今萱以二月二十日受代至五月二十日一
季已滿初運錢糧卽宜五月末旬起解逆知部堂
久已屈指見候卽道暘之望勺漿餒涎之仰粒粟
弗急於此者也頃因道路淹沒解役恐以登頓踈
虞至六月十三日始敢併鞘計在六月二十日以
前啓行業已違限一月部堂之推案頓足不知凡
幾署中之震惕告誡亦不知凡幾倘台疏至而
旨卽聽留豈惟此番煩費可以免拮据卽此番運
緩亦可以省詞說萱之願也萱之幸也第職嘗居
本部奏曹一切章疏皆佐末議每見各省告災一
疏一覆速亦動踰數旬遲則動踰數月至於報可
時日又難以預期者竊念台疏以五月末馳上今
已一月有餘報可之期能以旦夕取必乎萬一部
覆異同 聖恩終恪爾時狼狽就道是遲之又遲
萱之被參何足顧惜獨解役無辜扞於文網恐亦
台臺所不忍聞也卽以台臺議留可徵庇宥然切
責一加是收旣覆之水而望其滿杯必無幸矣故
是役也或一季未滿之前曾以議留守請則被中

之望可以不懸又或一季已解之役不待部覆而
留則彼中之望可以少塞今季已滿矣起運獨遲
受代將半載矣並無分毫錢糧作其緩急典權謂
何溺職至此雖欲展布四體以自效宇下不亦難
乎夫時事孔棘易地皆然今茲錢糧藉以部堂爲
台臺未有不堅於議留者以台臺爲部堂亦未有
不堅於議解者一留一解總之急公獨營戶曹也
固宜部堂是聽督所署關則台臺之關也又宜台
臺是聽一彼一此將安適從耶晝夜思維居此兩
難竊有一說上則明命可以仰副中則部堂可以
藉報下則壹罪可以開釋於計最便者台臺幸垂
聽焉此運錢糧必獲奉 旨方可動支今 旨下
尚未有期而遽留之是此物空緘無用之地而職
坐受遲緩之愆又豈台臺所忍聞乎間者給商錢
糧非甚喫緊偶以關商遲解卽被切責今濟餉正
額故爾遲緩此之切責其何以堪故披瀝血誠懇
乞臺恩早賜發批起解卽奉 旨留矣計其報尚
須時日職之次運錢糧亦已積有萬餘卽留以副

明命固未嘗頃刻誤也若必足一年之額則管在內尚有三運四運而任外尚有一運又未嘗分毫闕也誠有天幸獲以束身皈命宇下自今而後自頂而踵實藉臺恩是役也弗蒙推念以自免罪戾則生之不辰惟有批頰而退尚能竭蹶以從鞭策乎故不揣狂愚輒干清聽倘得蚤賜起解一日卽台臺一日之恩也情危詞哽莫知所云

又

敵關第二運解蒙臺疏留賑此臺下軫念地方至意管奉命唯謹不敢請解業已過限將兩月矣昨日忽奉部劄催解有云本官歷任七閱月矣止解一季錢糧其二運尚寥七遲延若斯安取專解又云慎勿借口賑濟再議稽留致誤急需則九月二十一日之劄付也謹鈔錄并原劄呈覽台疏尚未下部而部劄催解若此豈敵堂翁猶堅奉前旨京邊正項錢糧不得議留耶自惟生之不辰所遭孔棘欲奉臺下之命於地方誠有裨矣而部劄求苛望亟既非寄人之牖者所敢自專欲奉部劄

之催於官守誠無隕矣而台疏義正詞嚴又非同
人之舟者所忍自外進退維谷彼此莫從萬一部
覆不聽留賑輒以遲延急餉蔽罪於萱卽行路之
人且爲見憐豈以臺下覆露如天而忍於向隅有
泣乎第目今尚未奉 旨不敢遽爾哀懇請解而
部劄已到又不敢不竊布腹心惟臺下裁奪幸甚

又

昨得邸報知河道之役已屬西平豈代臺下者亦
已有旨耶少宰少宗伯相次捐館殊足驚駭宗伯
唾手大物而命如朝霜如此萱見代者亦已得

旨四月中卽可奉輿還里矣數類一書乃秘閣中
抄本不知作者誰氏簡帙旣殘闕不完而撫拾亦
多舛誤往居西省潛爲補訂僅十之四耳目有限
終不敢謂爲全書故曾携入關署意此中文獻名
邦足裨蒐採爰筭有暇再爲補訂授梓而徧訪三
吳不惟讀書之士寥寥卽往稱藏書之家亦復如
洗故此書旣難補訂卽於去冬令兒輩同各書籍
携還里中不敢欺也

又

敵關有比新橋跨於運河者也歲久漸圯地方數以爲請而前事者皆以工費浩大不肯加意去歲霖霖圯者益多萱雖告去在即第此橋關係漕艘往來豈敢以工費辭乃捐貲修葺亦不得已之計也今尚幸其未及崩塌故湏搭鷹架附橋跨河於漕艘商船皆不相碍惟縉紳座船從南而北者則盡力載貨卽船稍上亦皆安頓貨物未免太高不能無碍耳此橋非費數百金不能修此鷹架工滿一月費至五十餘金乃能就亦勞且艱矣昨松江張太史船至畧去其船稍一二貨物便可過去乃不相惜卽將鷹架亂行拆毀以五十餘金之費一月之工垂成復敗任事者不亦難乎况此橋與他處不同此橋一崩非惟千金不可成一年不可畢卽河道壅塞非一月不可開商賈之槁猶可言也漕艘之梗誰之咎乎萱居此多則一月少則半月何苦以此獲罪於往來縉紳第自念在事一日則有一日之責不欲以艱苦之役貽後人亦先漕艘

商船之憂而憂耳計非仰徼臺威出一明示曉諭
縉紳往來座船其稍蓬與本橋鷹架畧碍者請其
畧拆稍蓬一二以便過橋不得輕拆鷹架庶橋可
指日完工其於公私兩便非淺鮮也若此鷹架今
日成而明日拆則此橋迄不可修勢必就地想亦
臺下所置念也中間委折非紙筆所能披瀝故令
管工官葉以培請臺面稟伏惟裁鑒不備

又

霽霖不止二麥不復登場闕明來價日貴一日將
來不知當作何狀此天猶未厭禍于吳故重災之
後更以重災也萱雖已去之人然竊有感于郭有
道每行宿遵旅輒躬自洒掃之義中夜徬徨不能
安枕乃焚香告天早起遂走一書於鄧直指其稿
呈覽未知此公尚可以義動否嗟上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有心人不可易得如此一嘆昨長安耗至
某太宰以此月十三日坏事矣彼蛇上者固不止
齟齬臺下一人也可畏哉

又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胡少叅於同寮中最稱同調者昨以書來其拂衣之意甚決詢其役人乃云河道上事體殊費手少叅所爲蚤計求去也萱計偕時數家彭城今彭城諸人士源上相過亦皆云河道事明歲決不可爲臺下以歲杪春初臨涖經理始可補苴萬一若春末夏初漕艘已發乃始相度豈有及乎若胡少叅書並未語及河道而其求去之意則專在河道也書中且襍以私語不敢呈覽萱嶺外之人不足以論天下事第究心當世亦自謂有一得之愚倘得清暇稍爲披瀝想亦撮土之增泰山也總之治河與治無他奇說昨臺下見語謂河臣不愛錢則河無不可治已中肯綮此一語也豈近時縉紳所能發乎仰辱台問故敢唐突如此主臣主臣

又

數日不遑走報者以新任將至檢理前後綱解總數文冊卒無一暇耳劉君原無脊梁不過爲人驅使今北風甚勁計其自救不暇能復仰面唾天乎第近日有北來者謂銓曹某甲似若不知臺下某

乙廣文兄弟則某甲之腹友也昨六合旋廣文卽
抵關業已止其金陵之役復令其走書於甲數日
內卽北發矣漫談前所梓者久已散於金陵復承
改發卽當再梓內太宰一節容何傷不直則道不
見天下公論自明臺下何所避忌乎頃聞某丙已
具疏辨某丁求救之語又走書遍於金陵臺下靜
以俟定足發一咲也某戊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昨以臺下之故不得不走一書原書止套語不敢
微露端倪蓋兵莫善於用間已詳語六合矣復延
鄧直指未知其見諾否若不堅辭是日當於早堂
晉謁以盡欲言臨楮竦灰

又。

蘇常二郡交界地方積多棍徒假稱本部巡攔嚇
騙往來船隻法不勝禁人不勝誅管未抱此關業
已耳聞而目擊矣故自蒞任之日首先懸賞購捕
各棍至嚴至悉若各港門原有委官委辦看守者
不得不仍前差委以防越漏然惟福山劉河吳淞
三港官各一員吏辦各二人轉水河止委吏辦二

人並不委官亦但任劄該港信地查單驗票並不許沿河巡邏望亭吳塔木瀆等處則專責巡司並無別委此外絕不復差一役復遣一牌到各地方者正以絕生事擾害之端防各棍假稱部役之害也故各港積棍亦已斂跡往來船隻亦已獲安蓋一年於茲矣今據各港門委官所呈與各商船所告相同霑霑作祟二麥不登人心皇天若難卒歲蘇常二郡交界地方如磨盤黃庄陳市等處忽有棍徒百十爲群口稱部役沿河巡邏遇有船隻輒鳴鑼邀住假稱驗票及一登船輒肆搶劫有如盜賊特未殺人此大亂之源而地方之變也本部法雖素行防緝素密厥商與民亦素相信然交代在邇未去將去之官人心不無玩愒卽欲禁緝率皆故紙視之法不可行禍難遽弭詞不待畢矣然一日未去其地便當一日共分其憂敢恣然坐視以貽禍於地方乎今萱已行頒示緝捕故敢徼福於台臺牌仰蘇州常州府經歷司亟爲頒示各港凡有船隻往來地方責令所在官司嚴加緝捕復明

示地方人等知悉本關從來並未差一役遣一牌
出外巡邏中有仍前藉口部役者卽是棍徒無論
曾行搶奪與否卽宜擒治庶思亂之人心可以少
緝將來之潛孽可以坐銷矣惟台臺裁察

答金省吾中丞諱學魯

某侍御於台臺始雖見忤後漸見信今且自悔爲
人所賣獲罪公論也時事日新非可更僕自古壞
人國家皆由立黨然南自南北自北君子自君子
小人自小人今北固北而南且跳而入於北小人

固小人而君子且跳而入於小人殊足痛哭流涕
闕吏不去欲何爲乎第此披瀝僅敢布於左右幸
爲秘之彼氏羽翼實繁恐亦半於武林矣萬一宣
洩能無貽衰慈之憂耶一嘆一嘆

答河南董方伯諱漢儒

其嶺以外之鄙士也誤爲當事者推擇俾權吳關
則臺下之芳規高躅儼然在焉卽先後遼絕已喻
十年而景行仰止殊切中夜三台之望惟是我生
不辰歲事不易霽霖爲崇江楚吳越一時並災而

吳爲甚商不出途課頓縮額今幸竣役然罪狀繁
繁尚未知稅駕當作何狀也臺下百年名世一代
侔人行河則馮夔效順鎮楚則衡岳增高節鉞非
遙台鼎在望而猶眷言舊遊寄心過化之地不遠
數千里損貺飛翰以提命於一刺未通半面未識
之人三吳四境猶得借潤洪河萬世永賴其爲明
德豈有極焉不腆藉使以暴嚮往匪以爲報永以
爲好

又

自有吳關高竇相望遺愛良多然董公之堤則尸
祝者千載一日也去歲洪水爲災衝嚙殊甚豈雖
綿薄不足以補葺萬一第目擊心惻其敢以課額
虧損而以大役遺後人乎開歲水涸業已鳩工庀
材大興脩築想鼎役頗能詳之不俟台翰之見囑
而德意之注存也第關門蕭索殊非十年前光景
想鼎役亦能詳之揭稿一冊謹呈清覽知臺下睠
然有同舟之餘思故爾唐突

與李還素方伯 諱開芳

春正月奉輿取道部下夫役煩費業徵台臺破格之恩而促滕華延治裝清俸且錫類以及衰慈遣役以護途次此固推念舊民有加無已乎然恩施不報若關吏者亦足稱一老饕也方今國事日新在上耗乏嗟此吳關故稱善地邇來光景豈惟回視次公學憲涖此時肥瘠懸絕卽以萱所聞於先事二三年間亦歲異而月不同且矛戟日森鬼域日橫關吏嶺外老公車倘得弛擔一日卽三公不換之一日也臺下何以教之

與戶部奏曹諸寮友

諸所欲言詳具別楮以目前之光景度日後之究竟而鬱上居此當去乎不當去乎然猶次且不卽堅決者日來關務漸覺一新廢於半途不無顧惜且論其最著故事拆封正額已足一有羨餘官得七諸役得三自有關以來相沿至今亦足慨矣弟一涖關首爲痛革毫釐系忽皆籍于公今已半載此輩非惟伏不敢動且禁不敢言也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乎至於船戶商人投單上料鮮有覲面

外則鋪家包攬內則書辦那移百法招之使前冀
覲其面以得其情今且欣上爭至滿于堂皇若家
人父子有懷必言有言必盡內外奸弊毫無隱匿
鋪家書辦束手作木偶人且漸次有請去者至於
輿援巨室詞客山人莫不望風而解裹足不至此
亦閹吏自爲愉快者也第哀慈聞之未免廢箸謂
兒別弊太嚴持法太峻怨讟必興謗訕必衆堂翁
既知我愛我能信顏子不攫飯曾子不殺人乎况
所遭不偶時事孔棘課額已虧羨錙莫措此正關
吏殿最所關若不蚤求去則罪釁日深卽以老丈
之培植有素者亦能爲弟置詞乎凡此披瀝不敢
遽聞於堂翁亦非自炫于知己蓋苦情不能自抑
求去必當以漸次運錢糧一完便當以情上請尚
須老丈從史堂翁惠然俯允則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老丈也

又

前所諭新商獲奉手教不卽裁答者懼來人爲京
棍或有差池也此項銀兩乃前任曹還素任內寄

府之物昨撫院欲借以賑荒第幸蚤見堅持不與業爲此公日攝部劄遲三日不至則此商又須候至明歲矣故事商人赴關領銀皆逐日所收零碎料銀給之上照工部頒來法馬每五十兩比解太倉庫者不必外加三錢第今起解此銀恐零碎不便交兌因傾成大錠俱照解太倉庫分數共代曹還老賊銀四十餘兩不敢報部也蓋商係周賢卽五十一兩短其五兩彼每欣然巢廷芳新商也萬一秤兌短少能保其無煩言乎且廷芳不得到關尤爲關吏大快事請託鑽刺不至相苦卽多賊此何傷獨廷芳爲令親便是關民部劄爲常州府人一
吠

答漕院陳侍御

諱禹謨

仰奉翰教以糧艘淹滯或由關候稽遲故漕儲道請廣陵多放一關致煩台牒下頒不勝惶悚第敝關自萱受代以來凡百糧艘從北空來者每一抵關不分晝夜立刻開關放行一切商民船隻皆令避讓豈有載糧諸艘從南而北關吏敢頃刻稽遲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三
乎隨到隨放卽一晝夜且放數十關豈特如廣陵日多放一關而已也大都糧艘稽遲固有多端而攬載客貨則十居其九日來糙糧船隻過關舊例土宜六十石之外徃上有首其客貨至二百餘石者某以官有分職法難盡行故不欲暴首者姓名私令被首者歛跡而去蓋一發覺則必執訊一執訊則必稽留故罰一雖可警百而打草未免驚蛇此萱所爲苦心調停而請於臺下也今糙糧船將去白糧船又當繼至其調停更有難於糙糧船者尚圖端請想臺下誼切同舟必有以命我也

答鄧來沙壺指諱澄

嗚呼昊天不仁其猶未厭禍於吳乎今二麥且登場霖霖爲虐酷於往歲過此五日不獲開霽則刈獲莫施漂沒立覩是重災之後更重以災猶困病之人復增劇病此倉公扁鵲所望而走者也不佞忝在關門商販米麥最悉其價今日踊一日不佞心竊危之夫吳會之民易搖動而難綏輯所從來矣去歲之災幸獲撫院儼然用鉞且議蠲議賑故

釜鬲不移萑苻不做今庫藏如洗閭閻若掃蠲無
可蠲賑無可賑凡共事於此者無不目擊心惻今
撫院且以二十六日移鎮吳江矣嗷_上之衆咸無
固志洵_上聶_上必鋌而走險撫院一出城而爲魚
之民能不魚爛是薪木之傷撫院自爲曾參於計
誠得而爲孔伋者將誰屬乎是役也恐非臺下一
手一足之所能辦也爲臺下之計宜急走一書以
止撫院吳江之行復檄兩道力爲挽留以觀天時
人事竟作何狀倘新撫之必不復來民心之必不
可失而以桑梓爲嫌勿以異同爲慮具疏上請以
新銜留鎮再造三吳此又縉紳士庶日夜籲天而
告者也不佞旣去之更何敢復與地方事第念郭
有道每行宿逆旅輒躬自灑掃不佞居此一載矣
卽幸稅駕尚當問水無寓人於我室竊有憂焉其
恐忽然不以地方至計上聞乎一得之愚惟臺下
裁擇幸甚

又

管杖洪庇以十二日交代在例繕解結數造冊皆

於未代一月前完之一獲交代便可長發豈竊非
之已結數矣則一月之後其緡錢屬公乎屬私乎
故十二日午刻乃結數而冊籍繁瑣不得不留滯
金昌以候冊完二十二日始可解維也苦於離關
之後不能復需急足再布別私乃辱綢繆至再至
三得無施恩於不報耶九頓登嘉以佩明德履戴
而南錢唐爲淺矣倚掉捉筆懸切如何

與吳挺庵觀察

諱安國

仰仗洪庇以二月二十日涖關眎事矣豈鎖外孤
生通籍十年惟仰卧看屋梁便覺自快一旦肩茲
重役且值名邦冠蓋繽紛厨傳旁午又垢膩是染
罔兩是羣不知異日稅駕竟作何狀竊幸前事曹
君芳躅具在守以畫一或免隕越第春漲不來河
渠日澁商賈鮮至國課大虧無米之炊匪力可能
及髓之攘於心不忍故寧負官不敢負民稅料之
秤頭火耗業已痛革丈尺之零碎分寸又復盡捐
若以歲計是留一二萬金以與商若民獨未審當
事者能見信否也臺下桑梓在念而關吏聾聵非

仰藉提撕則愆尤日積能無貽執事之羞乎急足
還里肅楮布聞翹首德音何啻飢渴

答姜養冲參知 諱士昌

肅皇帝甲子之歲先少保公憲學七閩時先臣罷
公車教諭將樂少保公必令副乘及校士玉華不
佞萱方就外傳令先臣携萱以見少保公乃謂孺
子可教輒令受春秋故家世受易至萱始偕仲萃
獲以春秋同籍壬午鄉書則少保公之賜也歲乙
酉賤弟兄奉先臣命宦學金陵復獲少保公一問

舊業故丙戌春幸一求通於臺下豈敢自附世講
亦以高山景行非一朝夕冀得披霧以慰觀天耳
臺下乃以珍攝謝客竟阻良晤荏苒歲月撲遶風
塵凡二十載不敢復以落魄姓名仰干記室恭惟
臺下名德世美鼎鉉在望萱不佞鑄鉄成錯自分
飛蟠一隔恩誼便絕何期數千里之外二十載之
濶以未及撫塵之冷曹猶能仰徽雲翰遠捐重貺
此之高誼求之古人指豈再屈者萱卽有胸無心
而鞭策所及敢自隕越以負世講故自今以始有

先臣一日之遺體在卽有臺下一日之恩知在於
以羹墻少保公者又何敢一日忘焉方今 國運
日新 聖天子與海內更始臺下晷辰曳履不佞
萱實旦夕鄉徃之萬分一仰仗洪庇獲作一老曹
郎以奉清塵於車茵之末則犬馬餘生豈惟不佞
萱所爲效捐糜於臺下亦先臣所爲銜結地下以
從少保公者也不腆仰窺左轂非敢言謝萱門祚
衰薄手足摧折忝萃幸以癸卯從浙東廣文徙宮
國子未及就列卽隕客途墓且有宿艸矣遠辱存
念卽遣急足函翰貺還里令藐諸孤布几筵以昭
明賜地下有知真爲銜結亦豈敢自後於後歿者
第以十八年執鞭之私弗獲一聆咳唾竟齎志而
逝豈惟後歿者痛如初歿想臺下亦自惻然哽咽
哽咽

與袁聚霞觀察

諱應文

去歲台駕居長安弟以役竣報命甫還日作牛馬
不能爲北道主人及前旌遄發又不能具一尊以
折河橋之柳蓋耿上至今想亦雅愛所能原也沉

陵古

地乎

蓋第二十六洞

天也臺下儼然臨之便當前無伏波後無龍標桑梓榮施豈惟弟輩九頓第無似久玷冗曹昨爲當事者持摺分署姑蘇俾眎滸墅權事此垢膩之區兄域之穴且冠蓋旁午送迎絡繹名曰計臣實則郵吏也獨幸衰慈健飯能逐子而就養署中差爲薄宦一快耳賢郎太玉長公竟返初服乎翱翔千仞固稱急流砥柱然天下之寶當天下共之高明其謂之何靖州守沈君太玄以司馬郎數推臬憲不獲命輒爲當事者齟齬遂左移蓋難言之然幸委命宇下猶可吐氣此君疲於執戟十有七載矣水蘖獨持權貴皆歛正與賢郎太玉長公同病相憐者想兄翁一見便決若其詞翰獨步千古蔚爲我輩宗盟則又兄翁所宜急之勿失者也弟交遊幾半四海唯此君則二十年布衣交生歿肉骨者今長安中諸大老無不爲此君彈指出血計當日夕賜駕追鋒卽委命宇下他無所覲獨於堂簾間稍賜顏色則高誼雲霄此亦兄翁之緇衣是好乎

主臣主臣

答胡存蓼參知 諱世賞

台旌卽泣楚乎南北各天矣弟宦態素拙宦情素淡爲飢所驅故復小艸秋冬之交計當終養五馬踟躕徒懸夢寐而已承索湘妃墓辯敢上記室此大聖人不洗之寃也置一通於湘妃廟中亦古今一大快事拙作代匠不能揄揚萬一惶竦何如若薄醜旣辱峻却而鼎貺復遠及之則非紙筆所能明謝也

答于念東觀察 諱若瀛

去夏于役金陵幾幸圖一瞻對及渡淮陰則鷓首北已三日矣昨仗庇報命復獲撫塵彼此往來更復相左何問天涯信如臺教故問者偕徐明卿仰候騶聲亦冀把臂入林敦茲宿好復值公冗不獲臨貺三台在望賜且九迴矣茲辱佳染乃三年之前所揮灑者豈登樓盤薄時每上置一張生案頭耶此豈紙筆所能明謝佳筴珍刻夜光錯落又常令群蜒鬪珠者焚硯嘔血何問貧兒暴富也九頓

附謝尚圖悉索敝賦以歸命宇下對客捉筆曷任
馳神

與李明鰲蔡熙臺兩監司李韓右諫蔡諱獻

許墅一地並設兩關部關在南稅關在北每日往
來船隻從北來者先到稅關十居八九從南來者
先到部關僅一二耳船隻通塞視關啓閉而部關
啓閉又視稅關此定例也稅關啓商船通豈惟稅
關之利稅關閉商船塞則爲部關之害者不過十
三而害及於商民者十七矣何以故府佐署稅關

者名大委官必朝夕在關驗貨收稅啓閉以時而
後商船可通若大委官不在稅關雖有小委官二
人而驗貨收稅之權非惟此輩不敢與亦豈可令
此輩與耶第不佞未任之前未知商船通塞何如
有不佞二月受代逮於今僅四閱月而稅關大委
官已三易焉甲之到關也預知不久當有別差見
奪旣不候交代且先數日去矣乙之代甲也亦預
知不久又當有別差見奪亦且遲回數日不卽至
矣是以大委官新舊交替動至十餘日不復啓關

而商船之阻不得通亦月有十餘日也又此四閱月之內稅關大委官三易其人而其二則蘇州府佐也府署密邇在關不三日卽回府回府不數日不卽還關卽回府之時亦常遣長吳兩縣佐貳暫攝之而此佐貳者或辰至而午卽去或午至而申卽去且又未嘗無別差遣無別迎送罕有一日兩日在關攝事者是關卽有大委官與無大委官同五月以來幸大委官乃松江府佐許承宣隔遠府署獲以朝夕在關今未及一月又以別差不候新委交代而去者且數日是爲今之商民不幸多此一關業已浚其膏血尚幸有此委官得以便其往來若有關無官則往來絕而膏血竭矣又大委官一不在則稅關棍徒肆然無忌或出於關外包送船隻越轉別港或潛於關內匿彼關稅令渡卸關第此不過爲課額之蠹尤其小也更可恨者米麥船隻例不納稅彼亦多方索詐得錢則放行無錢則攔阻以致北來之商紛上控告不佞耳目甚真獨以各有所存不宜越俎惟付之一嘆而已故今

日商民其困苦處千態萬狀難以枚舉惟關闕大委官一節則困苦獨著者敢爲臺下陳之夫商賈賤徵時往來阻則時失而閱折况其間貨物有頃列遲緩則立見腐爛者此豈通商之利乎又兩關相距不滿一里北來船隻幸過稅關則卸關未嘗頃刻留滯不患壅塞若稅關數日不放北船南來則南船亦數日不獲北去遂至以一日之關放數日之船河身窄狹船隻叢積彼撞此擊大凌小衆暴寡豈凌攘擾已費處分間有一二縉紳座船廁

於其間且以爭河路而捨商貨甚至於碎其船溺其人莫可誰何者况稅關之外皆係平時疇岬無休木可以停憇當此炎暑焚灼令其尾銜鱗集而暴於赤日之下動至旬日不得前進火燭是患病疫是虞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今許別駕去已五日矣新委者尚未聞命卽聞命矣亦未必其不遲回時日而後至也卽至亦未必其不別差不還郡不轉委之去來無時也居常無事尚欲以此商民之困苦者請命臺下今何時也救災如救焚而通

商者非救災之一策乎故不佞卽從權移牌稅關
小委官譚大有等令其查驗凡係米麥船隻不應
納稅者盡數放之南行以救民飢若係貨物商船
尚宜羈候聽新委官到日驗放隨有商船汪賓薛
升張時孫大洪洪元等數十百人號泣來告不得
納稅過關或守候十日者七日者五日者又有商
人吳銘江奉等告小委官索詐米麥船隻銀物私
放貨船越轉別港去者情雖可恨權仍他屬只得
佯爲好語慰之使退且許以代請於臺下仰乞賜
牌催新委者旦夕蒞關仍諭令安心關署以時啓
閉第目今匹郡邑令半已內召府佐攝邑需人又
急當無剩員署茲猥務蘇州府之首領及縣之佐
貳可與此役否倘於例不妨其人足任卽專責其
成以濟目前恐猶愈於候關倉巡小委官之不知
自愛者倘芻蕘可採卽賜施行則不惟米麥船隻
可以救民飢者得以便其往來卽凡百商船一到
卽獲納稅上完卽便放行此亦臺下遇災修救之
所樂聞而關吏越俎以請者也惟臺下留意

與蔡熙臺觀察

不佞魚上鹿上獲通籍惟以筆札事人故文無害
一旦授以握筭督之箕歛非其好也第門無群從
之丁堂有八十之母甌鮮半菽家惟四壁旣幸逮
祿敢不奉輿吳越非遙舟車時絡故俯首而前第
眎事甫十日輒思褰裳去之蓋垢賦之區鬼蜮之
穴任勞任怨固所不辭而欲寬商則病國欲徇國
則病商又春漲不添商船罕至無米之炊於力不
能及髓之攘於心不忍秤頭火耗業已痛革丈量
零寸亦復盡捐倘有毫毛足以恤商卽虧課額破
舊例亦不惜身執其咎獨關吏止一身耳越轉包
送隱匿詐騙其地不一其徒實繁他無具論卽轉
水一河大渲等港地棍張憲輦聚十八人賣放船
隻已非一日發覺懲治亦非一番今憲輦被首不
佞且移文無錫縣捕廳捕之然亦以石投水耳卽
幸獲憲而爲憲者能盡獲乎卽獲之吏議日煩爰
不折而斧不傷乎故今日之計非仰藉台嚴力爲
提挈轉相申飭則關吏之肘掣而國課之蠹滋矣

然惟臺下臭味既投籓籬盡剖利害共計休戚關
情故敢披瀝以祈采納據案捉筆主臣主臣

